



鄒語的使用與傳承現況

ツオウ語の使用と伝承の現状

Vitality Analysis of the Cou Language

文・圖—Tibusung'je Poiconf 浦田勇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閱讀

2012年原民會委託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一期實施計畫」之調查研究報告，筆者茲針對鄒語部分，簡略將所見調查結果摘錄及解讀，特別是鄒語傳承已面臨鉅大的困境，本文亦將反思當前鄒語復振現象及可能途徑。

解讀鄒語調查報告

這次的族語調查中，鄒語樣本數高達1,028人，以鄒族全體人數6,000多人而言，這樣的數量已達高標，而且涵蓋不同居住地區——傳統地區（即阿里部落）的樣本718人和一般地區的樣本310人，又有分層抽樣的類別變項，包括受訪對象教育程度（包括未曾就學、國小以下、國中、高中、五專、大學、研究所以上等類別）、職業類別（包括行政主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服務工作……等12項），這樣的抽樣數量及類別變項，在理論上已達飽和水準，雖然有些計量結果與實際現象有些落差，但相當程度可以藉調查結果理解鄒語的使用、差異分布及傳承狀況，以下分項進行分析。

雖然有些計量結果與實際現象有些落差，但相當程度可以藉調查結果理解鄒語的使用、差異分布及傳承狀況，以下分項進行分析。

一、鄒語斷層顯著：

沒有太令人意外的現象，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族人使用族語有明顯差異，60歲以上的族人能流利使用鄒語（86.0%），但隨著年齡的遞減，族語使用率直落，至10歲孩童的族語使用比率，已如垂直線往下墜落（26.8%）。換言之，鄒語根本傳承不下來，使用率快速下滑；



鄒族特富野社戰祭可以學習到許多語言文化符號。





作者至部落調查民族植物，向部落長老詢問並記錄植物之鄒語發音。

閱讀原民會「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一期實施計畫」之調查研究報告，筆者茲針對鄒語部分，簡略將所見調查結果摘錄及解讀，特別是鄒語傳承已面臨鉅大的困境，本文亦將反思當前鄒語復振現象及可能途徑。



老、中、少三個世代的族人中，老一輩族語沒問題，中年人的族語開始不穩，少年人的族語能力幾乎氣若游絲。特別是青壯年一代的族人，年齡約20-30歲，大多是學生家長，是家庭經濟生產的大柱，照理說他們應該是族語家庭化的推手，要撐起族語傳承的大旗，但這一代的族語是嚴重失落的一代，正是過去「國語運動」的最大受害者，對於當今推動「說母語」、「從家庭找回族語」的政策，他們只能無語問蒼天，因為他們不會說「媽媽的話」，又如何教自己的孩子？於是，大家眼睜睜地看著鄒語從高峰高速向谷底墜落的驚悚全貌，如夢魘一般難以掙脫。

二、日常生活以使用華語為主：鄒語調查報告中，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是以華語為主（複選答比率85.5%），其次才是鄒語（61.4%），使用holo語的也不少（25.9%），這

樣的現象固然可以理解，卻令人扼腕不已，特別是對致力於族語振興工作的族人而言，失落沮喪是必然的。這個現象可以從族人實際的生活語言需求來理解，本研究設計中特別問到「您在討論下列哪些話時常使用自己的原住民族語？」得到的結果是「日常生活」（複選百分比94.6%）、「工作相關」（46.9%）及「社會事務」（28.7%）；這表示鄒語使用只限縮在家庭生活裡食衣住行的相關話題，而涉及工作和社會事務等更廣闊的場域時，鄒語就越趨弱勢，甚至一出家門或一離開部落就必須使用華語，幾乎沒有使用鄒語的機會。報告中也提及族語使用的主要場域，最高為「家裡」（82%），其次為「原住民族聚會」（52.9%），接著是「傳統祭儀活動」（49.1%）、「工作地點」（37%）、「部落活動中心」（35.1%）以及「教堂或廟宇」



雖然族語傳承遇到困境與限制，當代鄒語傳承工作仍跟隨著台灣其他原住民族的族語復振浪潮推展，包括編訂鄒語教材、鄒語符號、社區及學校實施教學、各類鄒語競賽、族語認證等。同時，鄒族民間人士也同時努力從事族語工作，試圖為鄒語打開一條路徑。



(30%)，這樣的數據顯示鄒語使用的機會仍然多半是在家庭中。但前述中已提及，殘酷的現象是家中20-30歲的父母親鄒語能力是「失落」的，所以可想見在家裡使用鄒語的情況必然不理想，父母親和孩子對話自然是遷就華語，族語僅偶爾用之，或根本不成為「家裡的語言」。依此而論，其他場域要說鄒語的機會就更渺茫，想要說鄒語就得到特定的地點或參加特定民俗活動、民族聚會，才有機會使用族語，在鄒族的戰祭、小米祭活動中，部落長老對話大部分使用鄒語，教會禮拜有鄒語翻譯，讓信徒有機會聽聞鄒語，部分原住民聚會也刻意使用鄒語，還有一些機會讓參加的族人接觸族語。但族人在常態性的空間場域，要使用鄒語的機會就很少，學校僅有一節時間教授鄒語，公務機關以華語為主，店家、工作地點使用鄒語的機會也有限。總之，族人常態性的生活場域以使用華語為主，甚至習以為常，僅有部分特定地點和活動可有機會點綴式地接觸族語。

三、鄒語認同與現實困境的落差：調查顯示，族人對自己族語及身分認同是持相當正向的態度，「多數人對自己的身分及族語感到光榮」，族人也認為學鄒語可以瞭解自我族群的文化。然而，要實際將鄒語傳承下來，就沒那麼樂觀，傳統部落地區的傳承已呈現嚴重斷層，家庭中已經是以使用華語為主，一般地區的族語傳承工作更是雪上加霜，原因是到一般都會地區謀生或求學的族人，年齡層較低，族語能力已經不太理想，再加上離開原鄉到都會地區生活，語言使用均以華語和holo語為主，加上工作及讀書的升學壓力，鄒語學習的機會和資源更少。因而對鄒語的自我認同感及榮耀感，實在無法反映在現實的族語學習及具有傳承效果。



在鄒族祭典場合中最容易接觸並使用鄒語。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成立第一支「鄒族古謠隊」，重新傳唱祖先的歌謠，於2014年4月29日首次展現學習成果，前往八八永久屋逐鹿社區拜會鄒族特富野社汪念月頭目並獻唱鄒族古謠。

神話傳說、民間歌謠、祭典儀式、民族植物、習俗記錄、鄒語歌曲創作以及其他族語保存工作，如筆者在部落小學教唱鄒族古謠的經驗，從事記錄古謠內容、保存、傳承、教學的工作，將族語寓教於樂，也藉由古謠傳承鄒語。其實，鄒族社會中一直有人在小角落默默地從事鄒語傳承工作，包括農夫、教師、牧師、獵

人、教師、保母等，均設法突破困境，試圖為鄒語打開一條路徑，精神令人感佩。

鄒語復振進行式

雖然族語傳承遇到困境與限制，當代鄒語傳承工作仍跟隨著台灣其他原住民族的族語復振浪潮推進，包括編訂鄒語教材、鄒語符號、社區及學校實施教學、各類鄒語競賽、族語認證等。原民會於2006年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年計畫」，鄒族也配合辦理鄒語家庭化、族語線上詞典、部落大學開設鄒語課等工作；2011年起更配合原民會辦理族語保母托育、族語沉浸式幼兒園等教學活動。

同時，鄒族民間人士也同時努力從事族語工作，如教會人士投入聖經鄒語翻譯，於2012年出版天主教《BUACOU CI FUYIN—鄒語福音》、2014年出版華語／鄒語對照版的《MISA TA MICU MOMEKVO'U—殯葬禮儀》（試用版）；另外跨教派的鄒語工作室人員也於2013年完成出版《新約聖經》的鄒語翻譯，並正式出版，宗教界人士對鄒語的保存貢獻有目共睹；族人汪朝麗女士於2013年自編並出版《鄒漢詞典》，有系統地蒐集許多鄒語單詞，可做為學習族語人士的重要參考。當然，還有許多族人從不同工作面向保存豐富的鄒語語料，如

結語

語言消亡，絕對是一個民族的大災難，其實族人幾乎都可以認知到自己的語言逐步邁向瀕危境地。依鄒語調查報告及觀察部落實際的族語復振現象，本文認為要努力的工作還有很多，國家政策的支持、族語教學定位、教材教法、族語家庭化以及提振族語意識等課題，實為當務之急。◆



Tibusungu'e Poiconu
浦忠勇

鄒族，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人，1959年生。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曾任國小教師、主任及校長，目前擔任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長期關注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發展，亦以此為主要授課領域，並擔任族語教材編撰工作多年，希望為原住民族做一點研究、論述與發聲。